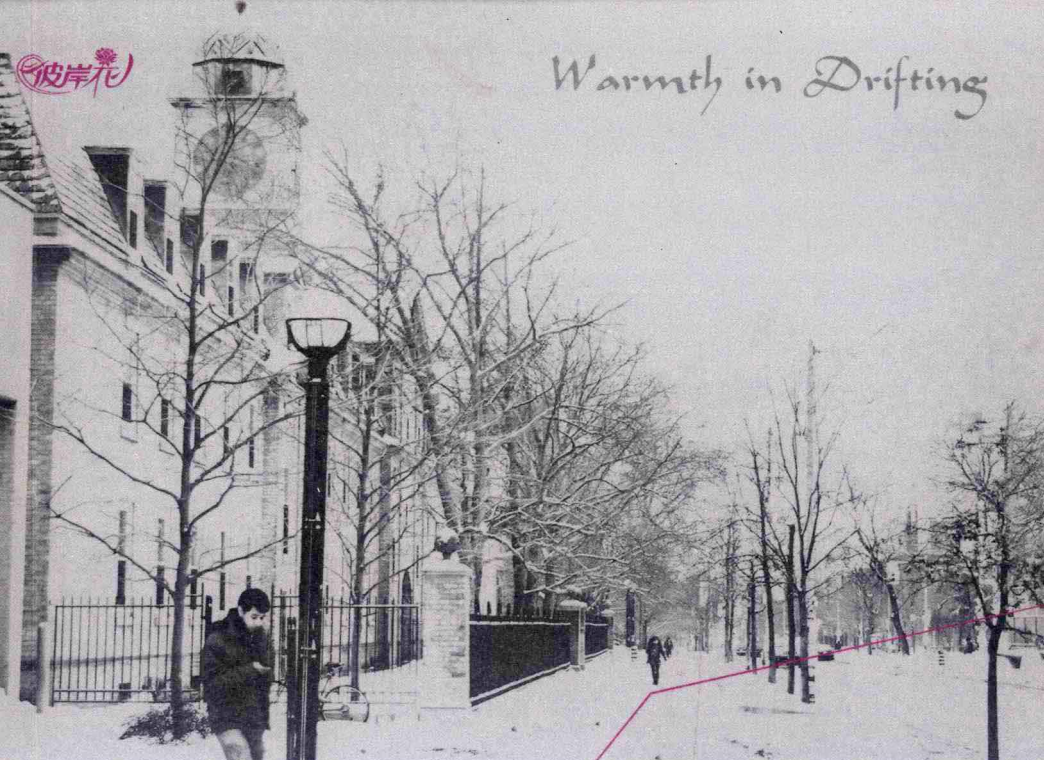


彼岸花

Warmth in Drifting



漂泊中的 温柔

陆蔚青 / 著

华丽转身后空气中
弥散着天各一方的苦楚与隐痛

世界微尘里温情演绎咖啡与茶的浓情岁月
繁华落尽后何处安放异国他乡的落寞时光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漂泊中的 温柔

Warmth in Drifting

陆蔚青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漂泊中的温柔 / (加) 陆蔚青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
文艺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317-3127-6

I. ①漂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加
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5260号

漂泊中的温柔

PIAOBO ZHONG DE WENROU

.....
作 者 / 陆蔚青
责任编辑 / 安 璐 李秀香
装帧设计 / 元明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8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720×1020 1/16
印 张 / 19
字 数 / 123千
版 次 / 2013年8月第1版
印 次 /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/ 28.00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27-6
.....

自

序

五月，我到温哥华去。清晨，我从蒙特利尔起飞，飞机在轰鸣之中升上天空。

这次飞行，横穿加拿大，我在高空上看到四种地貌。

最早是丘陵，映照在初升的朝阳里的，是凹凸不平的光和影。

然后，飞机进入了辽阔的平原地带，这是加拿大的草原三省，平原一望无际，在高空上望下去，是切割整齐的块块田野。

最让我惊喜和感动的，是美丽的洛基山脉，蓝色与白色晶莹剔透，层叠不穷，那山和围绕在山间的湖泊，安静得千年万年不变。

我们终于到达了海边。在山的那一头，在海的这一头。在温哥华，我看到到处开满了花朵，那浓郁、浑厚、饱满的花朵，一朵朵挤在一起，形成更大的花，在

五月的风里，色彩缤纷地开放。有人告诉我，那花的名字，叫高山杜鹃。

我第一次这样清晰地看机翼下这片土地，我因此联想到我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。离开故乡之后的生活，曾是那样碰撞得生疼。我以为我就这样忍耐着时光的流逝，不会再写，不会再思考。然而新大陆没有让我失望，她让我在过去与今天的交替中找到了一个新的我。

是的，我们就像一朵朵高山杜鹃，我们可以生长在高山上、平原中、海尽头。所有的环境和地貌都不能阻碍我们按照心的愿望，快乐而简单地成长。因为，只有心中有愿望，我们才可能在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处，开出美丽的花朵。

我相信奇迹的发生，正如我相信人生的意义，就是爱和希望。它可以是深渊里的芬芳，也可以是有陷阱的舞蹈。我经过丘陵、平原、山脉，最终到达海边，没有让我失望。

我们的生活，可以是生长在各种植被上的花朵，无论生长在旷野、荒原，或者高山上，我们都可能被风雪

摧毁，也可能更加坚强。这种不同，只区别于我们的内心，是否坚强勇敢地面对有时不能左右也无能为力的生活，是否能在困境中坚持等下去，等着花朵含苞待放，等到奇迹终于出现，等到花开的一天。

移民加拿大的13年之后，我带着书稿回到故里。所有的写作，都是异域生活的记录。从最早的动荡不安，到现在的安之若怡，我内心所经历的过程，是一个人走出故里、走向外界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人从外边的世界收回目光，审视自我的过程。

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它让我可以安静地看待灵魂。

感谢一直支持我写作的家人和朋友。

感谢出版社。

感谢我生命中相遇的每一个人。

CONTENTS

目 录

· 等待花开	001
· 古巴假期	020
· 马莉与玛丽	026
· 凌晨4点58分	045
· 如 花	060
· 谭木匠的梳子	082
· 情人节的玫瑰	094
· 冬天里的夏天	105
· 哑 琴	115
· 水绿旗袍	129

目
录

CONTENTS

· 骄傲的牙齿	146
· 此生有爱	157
· 雪 野	170
· 害怕孤独	177
· 午夜威灵顿	187
· 彼 岸	199
· 报 警	236
· 砍 价	250
· 鸟儿的天空	268
· 雪狐狸	282

等待花开

—

女人把女儿放在沙发上，现在她吃饱了，可以安静一会儿。女儿却没在沙发上停留，柔软的小身子一滑就滑到了地毯上，仰面躺在那里。“风扇，妈妈，风扇。”女儿的嘴里呢喃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风扇。悬在天花板上的风扇，像一只奇怪的有八只脚的大鸟，张着坚硬的钢铁翅膀，面无表情地待在那里。

女人的心痛起来。她不理女儿的请求，只是用力地把桌上的碗筷堆在一起。

“微微，囡囡叫你呢。把风扇给她打开吧！”对面的桌子上的电脑屏幕里，一个年老的妇人对女人说。

女人站在电脑和女儿之间，披着一头的长发，看不清她的面容，挂在身上的宽大睡袍上，印着刚才喂女儿留下的点点饭渍。

“你别管她。”女人低垂着头，对远在家乡的妈妈说。

躺在地毯上的女儿开始用后背作轴，一边转着圈子，一边大哭起来。

“微微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惹孩子哭哇！”老妇人着急了。虽然年迈，她看起来风韵犹存，还保有一种尊严和做母亲的威严。

女人拿起积木，又拿起书，手忙脚乱地把女儿抱起来，说：“囡囡，看书，看，这个积木。”

女儿不理她，把身子往下坠着，更大声地哭着说：“风扇，我要风扇。”

女人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把风扇打开。那钢铁的大鸟，呼的一下转动起来，像一阵风一样，瞬间就化作一个看不透的漩涡。

哭声戛然而止。女人的眼里却闪出了泪光。

“微微，你怎么了？”妈妈惊诧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就是——累。”

妈妈松了口气，又忍不住唠叨道：“囡囡也有三岁了，我

说把她送到幼儿园去，你总是舍不得。她长大了，是要过集体生活的，这样对她好，对你也好。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带孩子，你还名牌大学毕业，到了加拿大，该干出一番事业才对，反倒做起家庭妇女来了。你看看，人也邋遢了，哪里还有职业女性的样子。再说，你也不能只让丈夫一个人养家——”

女人突然爆发起来，“好了好了，”她不耐烦地对着屏幕说：“我都知道。”

妈妈惊愕地看着她，眼里满是诧异。“你怎么了，女儿？”

女人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妈妈，是我今天心情不好。”

这时电话响了，女人拿起电话，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，你看着办吧。”然后冷冷地放下电话。

她回身的时候，妈妈正看着她。妈妈的声音很柔和，她说：“微微，你看，墙角的昙花要开了呢。”

“不会的。我养它好几年了，从来没开过。”女人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今晚就要开了，你看，好大的花骨朵儿。”妈妈坚持说。

女人回转身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一簇沉默的植物竟然含苞

待放了。

妈妈的笑容里有了慈爱。“微微，你还记得你小时看昙花的事情——”

“风扇，妈妈，我要风扇！”小女儿的哭声响起来。

原来小女儿看见墙角的另一个小风扇，她伸出小手，要求那个也转起来。

妈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微微，我下线了，你先忙她。要耐心，好好照顾她。”

屏幕黑下来。女儿停止了哭声。突然的安静，使房间显出莫名的空旷。女人的心，在一刹那也空旷起来。“妈，”她低声说，望着静默的屏幕。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心里难受，不知怎样对你说——我想告诉你许多事情，女儿，丈夫——妈妈，可你总是对我要求太高——”

“妈妈，你要求太高。”小女儿突然鹦鹉学舌一样清晰地说。

女人惊讶地抬起头，“囡囡，你在对我说话吗？”小女儿转向女人，点点头。

女人走到墙角，弯下腰，费力地把那盆花搬到沙发对面。

“宝贝，看花，”她擦了一把脸，温柔地对小女儿说。女孩儿穿一件碎花的小裙子，清秀可爱的面孔，一束柔软微黄的头发

披在肩上。

女人把女儿抱在怀里，让她面对着那棵青翠的植物。植物的枝头，有三朵白色的花蕊，优雅地沉默着。

“这是昙花，囡囡。”女人抚摸着女儿的脸，光滑如丝绸；精巧的鼻梁下，两片红唇好像两片花瓣。“这个昙花，只开很短的时间，从花开到花落，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。今晚她就要开了，我们要仔细地看好她，不然她就会像仙女一样飞走了。”

“仙女。”女儿的眼珠转了一转，然后把身子仰过去，横躺在女人的臂弯里，仰头望着上方，“风扇。”她说，边说边张开一双小手。

女人叹口气，把女孩放在地毯上，开始收拾女孩刚刚用过的碗筷。

这是个下弦月的夜晚，月亮正缓慢地升向中天。空气中有一种撩人的温暖和潮湿，这样的夏之夜，可以有快乐，也可以有悲伤。在这个夜晚，女人有好些纷乱的思绪，只是没有回忆。在平庸而琐碎、心酸而难过的生活中，她早已忘记了她曾有过的少女时代。

二

你知道吗？赵叔叔家的昙花今晚要开了。女人记忆中的燕子仰着脸站在她家阳台下面，放开嗓门大声地说。那时女人还是十六岁的女孩，穿一件八块瓦的花裙子，坐在阳台上，膝盖上是一本摊开的书。那是大学会考的夏天。

真的吗？去年我们等到半夜，花也没有开。女孩犹豫着说。

可我们刚走，花就开了呀。燕子说。今年我们一定要等到底，一定要等到花开。

年轻的女孩儿们一路议论着想象中的昙花一现，议论着如何用适合的理由敲开赵叔叔家的门。她们相互推荐着，躲闪着，玩笑着，然后，话题又回到去年的焦点，我们怎么能在赵叔叔家留下来？如果昙花开在后半夜，我们是礼貌地告辞然后回家睡觉，还是厚着脸皮留在那里，等主人客气地请我们走？也许赵叔叔家人也想看昙花呢！女孩们猜想着，那样我们不是可以留下来了吗？

到了那里，才知道路上的商量都是多余的，赵叔叔家的门大开着，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人，不仅有爱热闹的孩子，还有不苟言笑的大人们。平日里不起眼的赵叔叔，就像明星一样，

招呼着客人，回答着各种关于昙花的问题，口里手上都忙着，脸上却带着快乐和满足。赵叔叔是一个平常人，哪一项也没出色过，而今天，昙花让他的生活格外不同了。

夜慢慢地深了，最先熬不过的是小孩子们；然后是老人。接下来，居然是那些看起来蛮精神的大人们。那一晚也是下弦月，月牙儿爬到中天时，已经是午夜了。大人们一边打哈欠一边说，回了，明天还上班。这昙花，还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开的时间短不说，还在夜里开，谁能看得见呢？

有人说，就因为这样，才珍贵呀。

女孩儿想世上怎会有这样神秘而淡定的花神？你要追赶着，小心着，耐心等待着，严格地谨守着律例，才有可能看上一眼，赶上那短而又短的花期。

妈妈也来叫她回家了，那时妈妈还年轻，清秀的脸上，有疲惫的神情。

——女人洗碗的手在回忆中慢下来。她直起腰身，回头望着。沙发对面的昙花还安静着，女人走到它面前，俯身去看它尖尖的花苞。花苞紧闭着，像一对倔强的嘴唇。

我不回去。年轻的女孩儿倔强着对让她回家的妈妈说。我想看昙花一现，我还从来没看过呢。女孩儿平日里是温文尔雅的乖乖女，从来不会同母亲顶嘴。回去吧，母亲低声地说，明

天还有会考，再说，你不回去，赵叔叔一家怎么休息呢？

女孩儿鼓起勇气，脸儿涨得红红的，不看妈妈，只对赵叔叔说，你们家是不是也要看昙花一现？如果你们守夜，我也要在这里看，行吗？

赵叔叔的眼睛就在眼镜后面笑，说，是啊，别看我养花好几年了，还真的没见过昙花开呢。去年也是一打盹儿的工夫，它就开过了。今年，我要认真地不错眼珠地看着它，看昙花开放的全过程。然后他回身对女孩儿的妈妈说，就让她在这里看吧，不碍事的。

妈妈狠掐了女孩儿的胳膊一把，低声说，真不懂事。

小弟早就不耐烦了，扯着妈妈的手一路小跑地离开。在这里等花开，对他来说，实在难以忍受。他是个爱动的，奶奶说他是走星造命。平日里女孩儿最烦他来缠，今天却格外感谢他。如果今晚我能看到昙花一现，明天我就给他买大白兔奶糖。女孩儿笑眯眯地想。

三

“风扇，妈妈。”孩子的叫声惊醒了女人的回忆。孩子的眼神儿还盯在风扇上。柔软的头发盖住了脸庞，孩子也不管

它，只是专注地盯着风扇。

孩子生下来时，女人已经是高龄。来加拿大最初的几年，她一直边读书边为生计奔波。怀孕后期她感到越来越累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你要住院。血压太高了，这样很危险。女人说那怎么行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。医生是一个红发灰眼睛的法国女人，有职业的严肃和不容分辩。她把听诊器在双手中交错地掂量着，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，明天我们就催产，让孩子尽早生下来。女人吓了一跳。女人说，这只是第27周哇。医生说不用担心，我们知道在干什么。24周的婴儿我们都接过。女人张开的嘴一时合不拢。医生转过身，对护士交代着给女人用药的事情。医生说法语，女人听不大懂，只听到一些声音在房间里乱撞，好像一群高低起伏的飞鸟。被刮破的空气零碎破乱，女人躁乱不安。

27周，孩子已经成熟了，只是肺部还没有完善。医生对刚刚赶来的丈夫说。这两天，可以用药来刺激肺部生长。催生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如果不催生，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。

孩子生下来，只有两磅重。女人坐在轮椅上，胳膊上打着针，看着保温箱里的孩子，泪水流了一脸。

“妈妈，风扇不转了！”女儿大声叫着，声音里含着哭腔。